永不磨灭的名字

——重读路遥

叶松铖

路遥生前照片(资料图)

前面的话:路遥是继柳青之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作家之一。路遥沿袭了柳青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并为此矢志不渝地开拓前进。在极其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殚精竭虑,笔耕不辍,以一位杰出作家最敏锐的视角,创作出了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人民至上是路遥现实主义的文学根基,为普通人造像,为平凡的世界讴歌,始终贯穿于路遥一生的创作实践中。可以这样说,路遥将柳青开创的现实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掐指算来,31年过去了,他的名字依然还是那么的火烫炙人,这就是路遥。著名作家陈忠实生前曾说:"就生命的经历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纪念路遥的短文里写道:"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路遥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他的那"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灵魂自白,无不蕴含于他的文字中并凝聚成浑厚、蓬勃的生命气韵……路遥的精神,是烟火中培育出来的,它不高贵、也不华美,但它具有平凡世界的本色,这种本色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会变质和蜕化。因此,路遥和他的文字是不可分割的、是有机的统一体。那么,我们今天强调路遥精神,就不能单方面地只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生活中的路遥与文学中的路遥,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最终共同建构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人格,即不朽的路遥精神。

背负使命前行

读完了厚夫、张艳茜分别撰写的《路遥传》以及路遥生前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个平面的路遥渐渐转化成立体的路遥,很多神秘的猜测,转瞬间随风飘散。厚夫的《路遥传》与张艳茜的《路遥传》虽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它们都真实地、客观地记录和反映了路遥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生活即创作的轨迹。厚夫的《路遥传》是从纵向深挖路遥,材料丰富,表述生动、准确,纪实性强;张艳茜的《路遥传》是从横向记述路遥,她是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出现的,文本注重细节,叙述委婉、动情。从两本《路遥传》中,我们获得的不只是一个直观的感觉,生活中的路遥与创作状态下的路遥几乎是无法分割的,这位饱尝生活苦难的作家,他背负着使命,在短暂的生命过程中,他一直在顽强地、永不懈怠地为自己加压,他确实像那位传说中的逐日的夸父,奋力奔跑,他宁可在奔跑的途中倒下,也不愿停下前行的脚步。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也有人说路遥是家族遗传病因扼杀了他,在不完全排除这两个因素的同时,有一个关键点,我们不能忽略,那就是巨大的使命意识。

厚夫在他的《路遥传》中记述,路遥在担任《延河》杂志编辑时曾与柳青有过一次亲切的交谈:"他对柳青说,你是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关中平原?柳青说,这个原因很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该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柳青说,从黄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人自己人写出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当然,创作多卷集长篇小说的初衷,不一定是起于他与柳青的这次交谈,但柳青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在写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准备阶段,路遥参阅了很多世界经典,但最后他仍然把目标锁定在柳青的《创业史》:"在现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翻开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卷,扉页上一句话率先跳入人的眼帘:"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的土地和岁月",这看似普通的一段文字,却包含了无穷无尽的深意:是欣慰和释然中的诗意抒怀,是长歌一曲后的自我陶醉,或是使命终了,戛然搁笔的那一刹那间的深情的回望?但我确信,这里面还暗含了一种仪式,那就是他以虔诚的姿态,在向长眠地下的柳青报告——他,路遥,终于为生养他的黄土地写出了"几部大书"。

向着"胜利"超越

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到《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零》,路遥的创作都是严谨的,对自我甚至是苛求的。中篇小说《人生》在路遥早期的创作中是构架比较大的一部作品,约13万字。作品酝酿了两年,21天完成文稿。这部小说发表在1982年《收获》杂志第3期上,随后不久便获得(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给路遥带来了空前的声誉,小说被视为当代文学中最具开拓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的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张艳茜《路遥传》)"《人生》提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高加林的苦恼、迷惘,是那个特殊年代无法回避的症结乃至阵痛,也是所有农村文化青年在面对人生道路选择的时候所遭遇的一个共性问题。这一切,路遥回答不了,而作为文学本身也不能给出答案。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深刻指出:"在高加林的性格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自尊、自卑、自信等方面的性格因素,好像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在互相冲突,互相牵制,从而在一次次骚动和斗争中决定着他的选择,产生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似乎不以旁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与高加林的本意相对立的。(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面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高加林的命运遭际无可避免,他身上的那种利己主义的色彩,虽多少有《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影子,但他绝不是于连,因为他的骨子里那种醇厚的来自黄土地的优良品质,是植入灵魂中的。《人生》结尾,高加林匍匐在德顺爷爷的脚下,手里紧紧攥着两把黄土,撕心裂肺喊出一声:"我的亲人哪……"这声悲痛交加的呼喊,是悔恨,更是良知的不泯。

创作《平凡的世界》无疑是对《人生》的一个挑战,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道出了当时真实的心境:"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的更为充实。"为此,路遥悲壮而豪迈地喊出一句:"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要超越胜利。"于是,他给自己生命再次加码,《人生》的"胜利"是必须"超越"的,那不仅是为了兑现给柳青的一种承诺,而是为了向着更辽远、更深邃的精神时空探寻。路遥只身去了乌苏里沙漠,他将此次沙漠之行称之为创作前的"誓师":"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断绝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中的圣地走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种带有崇高感的仪式,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点神秘,也有点不可思议,但纵观路遥的整个创作历程,这种"仪式"似乎一直贯穿在他的灵魂中。我不由得想起著名作家陈忠实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文学依然神圣",作为文学殉道者的路遥,恰恰用自己的文学实绩称量出了这句话的价值和含义。

抒写长卷为普通人造像

《平凡的世界》显然不是《人生》的续篇,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上它都实现了超越,当然,它也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但同时又不可否认的是,它和路遥早期的小说,有着一种内在的气韵上的联系。《人生》中的问题和矛盾,似乎在《平凡的世界》中都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它虽说不是《人生》的续篇,但却以史诗般的笔调勾勒出了一个更加无限广阔的"人生"舞台,而在这个无限广阔的"人生"舞台上,高加林依然在演绎他的理想之路,所不同的是,这样的演绎,被分解成了另外两个人:孙少安、孙少平。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奋斗方式,矫正了高加林的失误。"孙少安和孙少平。他们都从传统的基地出发,又是同胞兄弟,不乏共同之处,但他们终究体现着两种人生选择和生活哲学。他们一个求实,一个幻想;一个重物质,一个重精神;一个封闭,一个开放;一个倾向传统,一个指向未来;一个深植农村,一个被'远行的梦'所召唤。(雷达《史与诗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卷)》)"这两个人物既是独立的又是一体的,作为两条线上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奋斗方式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平凡的世界》作出了两种回答:留守农村就应该像少安那样亦步亦趋、踏石留印,在黄土地上翻耕自己的理想,这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孕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务实观,它不浪漫,但却浸透着一种英雄主义的史诗情怀。少平则显得特立独行,但他并不是脱离黄土地的个人奋斗,他的每一步行走,都是具体的,包含了人世的心酸和冷暖,凝聚了自己的汗水和血泪。他向往城市、向往双水村之外的生活与天地,他不愿像他的父辈那样,一辈子只耽于土里刨食,最后庸庸碌碌过完一生。他热爱故土,却又要奋力挣脱故土的绑缚,他心在天外、梦在天外,他的向往、憧憬和追求不是虚飘的、华而不实的,在苦难、厄境面前,他不气馁、不悲观、不向命运折腰妥协。他的灵魂干净,理想光明,人格在他的价值创造中得到了完美的提升。高加林在《人生》中没有实现的梦想,孙少平在《平凡的世界》中实现了,而实现的方式,足以感召一代代有志青年去学习和效仿。

其实,路遥的早期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我们皆可以在《平凡的世界》中,找到和发现他们活跃的身影,但这不再是一种重复。《平凡的世界》浓缩和升华了每个人物的精神领域,它将一个纷纭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一一呈现给我们,他们的痛苦悲欢、喜怒哀乐是那样的贴近我们的心跳,构成了《平凡世界》中激动人心的群雕谱系,而这个谱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让人牵挂和感动。

不懈怠不气馁只因心中有灯

路遥一直秉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观,百万字《平凡的世界》的问世,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探索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一次胜利。

路遥沿袭了柳青的创作之路,他从《创业史》中获取了现实主义的滋养,但《平凡的世界》的宏大和深邃,在格局上、气势上,已是后居其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观,路遥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发展的地步。(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而在八十年代初期,各种西方文学思潮席卷中国大陆的时候,现实主义遭到了排斥、冷落,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路遥却一以贯之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这不是守旧,而是拓展和提升。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当时的文学圈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很多评论家一开始认为这部作品写法陈旧,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不是《人生》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现实主义写法行将死去,路遥还在坚持这样写,多么沉闷,多么没意思。很多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张艳茜《路遥传》)"而路遥的好友,曾参加当年研讨会的陕西籍评论家白烨也认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叙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没有在《人生》的基点上继续攀升。好在路遥没有自我放弃,他相信现实主义的广阔前景,为此,他整装待发。

路遥在筹备《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时候,曾前去拜祭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厚夫《路遥传》)"这"哭"是心酸、委屈或是一种敞开心扉的倾诉,恐怕兼而有之,总之,这才是一个男儿本色的路遥,一个内心亮堂、胸怀坦荡的路遥。这一刹那间的情感释放,他向这位长眠地下的可敬的老人吐露了心曲。他终于放下了包袱,战胜了自己,对于即将投入创作的第二部他信心满满。

《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全部完成,当它的整个状貌出现在人们眼前,有人才被它的雄伟的轮廓,蜿蜒的姿态所折服。"长篇系列写作很难做到后来居上,步步登高,但路遥做到了,二卷比一卷好,三卷比二卷更好。(白烨《文坛新观察》)"为此,白烨诚恳地说:"于是,我接连写了两篇文章,既评说了《平凡的世界》'贴近时代为凡人造像,深入生活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又解说了《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充分评价的原因与问题所在,算是做了自我反省。"白烨的坦诚,显示了一个出色的评论家的修为和情怀。随后的很多重头的评论,都给予了《平凡的世界》最高礼遇以及最深刻、最全面的解读。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而作为获奖作家之一的路遥,在发言中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早晨从中午开始》)"

结 语

回望路遥,重新审视他的创作历程,除了感喟更多的还是思考:缅怀路遥,我们应该从精神价值的层面去解读和研究,立足于创作,路遥是一面镜子,他所坚守的现实主义方向,在当下仍然没有过时,相反,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这种创作理念来支撑我们的文学大厦,在路遥的观念中,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方向、一种思潮,而是一个作家正确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

路遥的作品,充溢着浓郁的平民情怀,充溢着真切的、直击内心痛点的人生感受。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从深厚的现实土壤里发掘出来的,他们痛着、爱着、恨着,但无论怎样痛、爱、恨,都散发着人性的温度。路遥写出了一个广大世界里的一群普通人,他为他们造像,也是为这个民族的精神造像。路遥沿袭的现实主义,是柳青所走过的路,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而路遥在这条道路上进行了再拓展、再深入、再提升。路遥的写作方向,是人民的方向,它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民性",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创作实践中的自觉运用。路遥一直将自己视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分子,他深爱着、眷恋着养育他的土地和人民: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此,这劳动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

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路遥不朽,他的名字、他的作品、他的精神,将在这个他熟悉的充满烟火气息的世界里,被人们念叨、诵读并无限地传播下去……

文化纵横

耿介的钟叔河

胡忠伟

著名编辑、学者、散文作家钟叔河先生今年93岁了,仍然在读书、写文章、做事。虽然偏瘫限制了他的自由,但他的头脑一直活跃着、思考着,与这个世界同步。

先生早年备尝世味之难,只受过6年的学校教育。7岁时为避战乱,父亲将他送回平江老家。在那个小山村里,由于没有师辈的督责,也少有同龄的玩伴,他得以自由自在地读了许多书,也养成了他独立思考的个性。高中毕业后考进新湖南报社,上世纪50年代受到冲击,失去工作。在洙江农场,劳动之余,他还是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的书籍。因此,钟叔河虽未读过大学,但他的知识储备并不比科班出身的人差,加上他善于思考,他的学识水平胜于同时代人不知几许。

改革开放之后,他选择进了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周作人散文全集》,掀起出版界的"头脑风暴",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巨大震动,影响了一代人。

钟叔河做事认真,坚持原则,有底线,敢抗争,显示了他耿介不阿的个性特征。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岳麓书社担任总编辑,手里有了出版大权。某地一位领导指派秘书来说,想出版个人的一本书,被他拒绝了。领导又给他打来电话,他一口回绝道:"岳麓书社只出古人和逝去之人的书,您的诗写得再好,我也不能出。"

1989年,钟叔河先生被"改选"掉总编辑职务。对此,先生并不介意。多年后,出版人、辽教社前总编俞晓群去职,钟先生在给他的赠书《旧锻坊题题题·钟叔河卷》题跋中写道:"俞晓群君任职辽教社时,曾邀约撰写'载道以外的文字',颇服其识见,以为非一般出版人可比。如能放手让其主持一出版社,再干十年八年,于图书事业必大有益。可惜这只是作为读者和作者的希望罢了,唉!"真是惺惺相惜啊,这何尝不是先生对自己早早"落选"出版社总编一职的私房话呢。如果能多给钟叔河几年时间,他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后续65种,也不至于搁置20多年、拖到2017年才出版。

还有一件事颇值得一说。2011年,他的书稿《小西门集》就因为附录了当年他写的"要思想的四十八条,"被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出版社拒绝,要求删除"四十八条"后出版,钟先生说:"不删,宁可不出。"其实,先生当年写的所谓"四十八条",放在当时和今天来看,都没有任何错误和问题,只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思考罢了。他就是这样,硬是不删改、不与出版社妥协,最终,这本书还是回到岳麓,一字不改地出版了。

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曾组织出版过《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其中在"散文方阵"有钟叔河的一部。书出版后,钟先生对书名、版式、封面和装帧都不满意,于是他将出版社的赠书和自己买来的200本新书,撤掉序跋,重新制作封面,换上《偶然集》的书名,用以赠送亲朋好友。2017年在给保姆小谢的《题自制〈偶然集〉复印本》中,先生写道:"《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散文方阵·钟叔河卷》,书名太长太累赘,总序总跋尤为我所不喜,遂将新书百册扯去序跋,改制封面曰《偶然集》,用以赠人,早罄尽矣。小谢复印成此一部,所谓'虽无老成尚有典型'者非耶"。

2022年底,钟先生接受文化学者许知远《十三邀》访谈时说过,"我绝不说一句我不想说的话。"当然,他也不会干一件他不想干的事。

这就是钟叔河先生,这使人想起他在上世纪50年代被开除公职后给妻子说过的话:"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是不得死的。"

他,就是这样,一位耿介不阿的先生。

安澜楼夜话

冬至吃饺子

李宗保

又到冬至了,该吃饺子了。上街吃?自己做?一时没有个主意。看着窗外那阴冷冷灰色的天空,努力地搜寻着曾经的时光里有关冬至的记忆。

冬至不仅仅是一个节气,还是一个重要的家庭团圆日。这一天,只要方便的,离家近的,都会赶回家,和父母一起吃顿饺子。此时,窗外是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可房子内却是一个祥和热闹,热气腾腾。

小时候的饺子馅没有现在饺子馅的五彩斑斓,记忆里的饺子就两种,要么白菜馅,要么萝卜馅。可能是萝卜产量高且容易收藏的缘故罢了,每到冬天,家家户户总会分到很多的萝卜,一时吃不完,父亲就会在院子一角挖一个坑,把分来的萝卜全部壅在土里,然后一点点地过着煮萝卜、炒萝卜、淹萝卜的简简单单的日月。

那个时候,食物品种单一,要想整天吃白面馍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更是很少能吃到饺子。但冬至这一天,不管家里再穷,父母也都会想方设法地用萝卜包上一顿饺子的。

这一天,母亲总是早早地把两三个大白萝卜洗得干干净净,再切成细细的丝丝,然后放到开水里轻焯几分钟,然后抓一团放到蒸馍用的老笼布中,两手用劲地挤去水分,紧接着,便是案板上的一阵接一阵的剁刀声。等所有的萝卜丝变成一堆被粉碎样的小小碎块时,就被放到了另一个盆子里,和早已经剁好的肥肉搅拌在了一起。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时,肉也不是能够随便买的,是按户分的,分多少,买多少。当时不知道,当时家家户户的人,包括父母,大家都愿意买厚厚的肥肉,不愿意要瘦肉。直到长大后,才慢慢明白,不是人们不爱吃瘦肉,而是当时油水少,而肥肉既可可炼油,剩下油渣还可以用来包饺子、包包子,一肉多用。所以轮到我家买的时候,尽管不停地给父母暗示甚至说,我喜欢吃瘦肉,别人家不要,咱们要,可父母总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最后提回来的仍是一条细细的、白白的肥肉。萝卜和这些油渣搅拌到一起,再放些一些剁碎的葱花,撒上一些味精、五香粉等一些调料,饺子馅也就基本调好了。

包饺子大都是姐姐和母亲一起包,而且她们包的饺子就是那种带花边的、像锯齿形的饺子,诗意而好看。母亲一边包,一边拿着大铁勺子在锅里搅动着。点过三次水,饺子也就基本上熟了。母亲把饺子盛在碗里,一般会先端给奶奶,然后再会让我们吃。

窗外是刺骨的寒风在呼呼地刮着,房内,大家围坐在方桌旁,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吃着,笑着,感受着窗外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房间内最温暖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母亲刚把一勺饺子盛到碗子里,我就忍耐不住了,顺手就从碗里拿了一个。刚出锅的饺子很烫,我一边两只手互相倒腾着,一边就势咬了一口。咬在嘴巴里的饺子也在嘴巴里倒腾着,惹得母亲想骂又想笑:你就不怕把手和舌头烫得吃不了?

记忆里最为深刻的冬至是上大学之后的第二个学年。当我坐着摇摇晃晃的卡车,经过漫长的颠簸,到了晚上10点多才回到了家中。当带着一身寒意推开大门的时候,先是母亲,再是父亲那种高兴的样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对父亲急急地说,快去打开煤火,给孩下一碗饺子。看着灶台上红红的炉火,以及灶台上浓浓的雾气以及父母忙碌的身影,顿时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暖意涌上心头。

20岁那年,随着我远离老家到城里去上大学,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的,就只有父母、哥嫂和小侄子们了。再后来,先是父亲走了,母亲走了,大家围坐在方桌前一起吃饺子的情形就变得越来越少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冬至逐渐成了一个普通的日子。

这些年,我在城里吃过各种各样馅的饺子,也曾经在有名的饺子宴馆吃过或大或碎,或圆或方,甚至各种彩色的饺子,但总是感到缺少一种什么似的。常常望着盘子里模样俊俏、五彩斑斓的饺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只是默默地低着头,想那个快乐的时光哪里去了?

小小的、扁扁的饺子,成了冬至甚至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冬至饺子的韵味,又像那悠悠的长河,沉淀着我们这个民族厚重的历史。我突然感到,红红的炉火、润润的雾气、漂浮着的饺子,正带着父母的温暖,即将穿过这个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冬至,正向我们慢慢走来。

妻的叫声惊醒了沉思中的我:"快过来吃饺子吧!"我转过身来,仿佛看到孩子已经开始在临摹《九九消寒图》;仿佛听到稚嫩的声音在房间轻轻地回荡:一九二九冻手手,三九四九冻死狗……